



世界名人传记

The Bronte Sisters
朗特三姐妹文集

梁虹◎译

四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名人传记

勃朗特三姐妹文集

(四)

梁虹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勃朗特三姐妹文集

责任编辑:赵 岩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:130062 电话:86012927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毫米 32开

字 数:770千字

印 张:35

版 次:2009年3月第2版

印 次:2009年3月第2版第2次印刷

印 数:5000

书 号:ISBN 978-7-5387-0887-5

定 价:175.00元(全7册)

随后他说道：“我现在不过像唐菲大宅被雷击的野栗子树。那棵朽朽的老头，为什么还要一棵鲜艳的金银花，生在这上树呢？”

我答道：“先生，人若是一棵枯朽老树，你不是被雷击过的树：你是一棵很茂盛青绿的树。无论你喜欢不喜欢，是有小树长在你这棵大树之下的，托庇你的余荫；小树一面长，一面缠绕你，靠你扶持。”

我这几句话，很能安他的心，他又微笑。

他问道：“简，你说的是朋友？”

我有点迟疑的答道：“是的，我说的是朋友。”我的意思原要说比朋友亲切得多，不过找不出另外一个贴切得多，不过找不出另外一个贴切的字。他却帮我说了。

他说道：“简呀！我要的是正妻。”

我问道：“先生，你要正妻么？”

他答道：“是的。你当我这句话作新闻么？”

我答道：“自然，你以前未说过。”

他问道：“你不欢迎这件新闻么？”

我答道：“这是要看情形的，要看你挑选的会是什么人。”

他问道：“简，我要你替我挑选，你挑选好了，我照行。”

我答道：“先生，你该挑选那最爱你的人。”

他问道：“我自然挑我最所爱的。简，你愿意嫁我么？”

我答道：“先生，我愿意。”

他问道：“你愿意嫁一个残废人么？这个人又比你大二十岁，这个人还要你事事照应他。”

我答道：“先生，是的。”

他问道：“简，当真的么？”

我答道：“先生，是极真的。”

他喊道：“我的小宝贝！上帝赐你福，上帝赏赐你！”

我说道：“若是上帝赏赐我，因为我平生有过一个好思想，——或是因抱真诚祈祷过，——或是因为作过一件好事，——或是因为我存过宗教的想望，——我现时就是受赏赐。我作了你的妻室，就是世上极欢乐的事。”

他说道：“你喜欢牺牲。”

我答道：“我牺牲什么？我不过牺牲饥寒换饱暖，牺牲悬念换满意。我得了搂抱你的利益，——得个同你接吻的利益，——得了依靠一个可依靠的人的利益；这是牺牲么？若是把这些利益都算作牺牲，我真是喜欢牺牲。”

他说道：“简，你能忍受我的残废？”

我答道：“先生不算作残废。我现在很有用于你，从前你骄傲独立的时候，只有你替我作事，保护我，现在是不同了，我更爱你。”

他答道：“我从前是不要人帮助我的，我讨厌人帮助，讨厌人领导我；自此以后，我不讨厌了。从前我不愿意放我的手在

仆人手里，现在我喜欢简的小手指抓住我的手。从前我宁愿一个人受寂寞，不愿意他人在我左右照应我；现在有简，照应我，我永远享欢乐。简是很合我的意思：我却要晓得我合简的意思么？”

我答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我们不必再等什么我们立刻就要结婚。”

这时候他的神色很着急，他的专横无前的老脾气，又发作发，说道：

“我们立刻的结婚，不必耽搁。只要取到婚证，——我们就行结婚礼。”

我说道：“洛赤特，我才晓得日过午有许久了，派拉已经回家去吃饭了，让我看看你的表。”

他说道：“你把我的表挂在你的腰带上，我用不着表。”

我说道：“先生，快到四点钟了。你不觉得饿么？”

他说道：“简，从今天算，到了第三天，我们就结婚。不必要什么华美衣服首饰：这都算不了什么。”

我说道：“先生，太阳把雨点都晒干了；风也静了；天气很热。”

他说道：“我身上还带着那挂珠，自从我失了我的至宝之后，我就带在身上，作了纪念。”

我说道：“我们不如从林里回家，阴凉些。”

他只管想他的，不理我。

他说道：“简！我看你难免不以为我是个不奉教的人；但是此时我满腔的热诚，感谢上帝。上帝看事，与我们常人不同，上

帝断事，也与常人不同，比我们的智慧，好得多。我从前是作错了，我几乎玷辱了一朵清洁无比，一尘不染的鲜花；幸而上帝从我手中夺去。那时候，我一味的横蛮无理。几乎要诅天；我原该早躬忍受的，我却反抗，上帝行罚，灾祸相继，使我几乎丧命。天罚是极重的；我受了这一次的打击，我才老实下来，不敢蛮横反抗。你晓得的，我觉得我自己有魄力，是很得意的，我的魄力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了？简，我新近才追悔我从前种种的不该，甘认上帝罚得我不错。我慢慢的追悔。慢慢的痛改。有时候我祈祷上帝，话语虽然不多，却是出于至诚的。我远记得是四天前，上一星期一的一个晚上，我觉得有点怪异的感觉，久已存想，以为既找不着你，你一定是死了。当天晚上，大约在十一二点钟之间，我未能床睡之先，我哀祷上帝，上帝若是以为我不如死了的话，我求上帝赐我一死，让我回去到另一个世界，可以同你相见。

“这时候我在屋里，打窗户：让凉风进屋，我坐在窗口，看见朦胧的光，我晓得是月光。我坐在那里想你！我就问上帝，我应受的罪，是否受够了。我承认，我是该受罪的，上帝罚我，罚得很公道，不过我是再受不下去了。我很真诚的哀祷，不知不觉的，我大喊道：“简！简！简！”一连大喊三声。”

我问道：“你是很大声的喊么？”

他答道：“简，我是很大声的喊。假使有人听见我喊，一定以为我是个疯子：我是用尽气力的大喊。”

我问道：“是上星期一，夜半左右么？”

他说道：“时刻是不相干的；随后的事更奇异了，你许以为

我迷信，——我的血液里头是带些迷信的，但是我快要告诉你的许是真事。

“我喊‘简！简！简！’一连喊过三声，我就听见声音答我，我却不晓得声音是从那里来的，我听见答我的声音，说道：‘我来了。你等我；’再过一回，风送声音来说道：‘你在那里？’

“听了答声之后，我心里的景象很难说得出来，我姑且试说给你听。你是晓得的芳尔甸庄宅是在深林里的，无论有什么声音，是不会生迴响的。‘你在那里’这句话，好像是从山间来的；因为我听见远远有迴响，那时候我觉得头额很凉爽，很振起我的精神。我以为我同你在一个旷野地方相会，我相信我们两个人的精神相会。那时候，简，你也许是睡得很酣，也许是你的灵魂出舍，飘飘荡荡的来安慰我的灵魂；因为对答我的声音，的确是你的声音，是你的腔调。”

读者还记得，是星期一晚，大约半夜的时候，我听见有声音喊我：我所答的话，就是刚才洛赤特所说的话，一字也不差。我很留心听洛赤特所说的这件事，我却并不告诉他，我当时也听见他喊我。我以为这种凑巧偶合的事，是很令人惊愕，是不能说得通的，只好不告诉他，不同他讨论。假使我告诉他，他的心境才经过一番大扰乱之后，才开始慢慢的安静下来，不必再把迷信话告诉他。我只好不说。

他又说道：“故此昨天晚上，人忽然出现，我很难相信是你的肉身来了。我只以为不过是声音，不过是影子。现在我晓得的确是你本人来了！我很晓得了，我感谢上帝！”

他轻轻的把我从他膝上放下来，自己站起来，很虔诚的脱

了帽子，低头垂了两只瞎眼，看地下默默的祷告。我只听他最后的祷告话。

他说道：“我谢我主宰，严罚之中，不忘矜怜。我哀求上帝，赐我力量，引导我行好，痛改前非。”

他祷告完了，伸出手来要我领他。我抓住他。我抓住他的手，先接吻，再把他的手搂住我的颈脖子：我身材比他矮，我扶住他，引导他走入树林，找路回家。

第三十八章 团 圆

读者呀，我果然嫁了他。我们行结婚礼，是并未惊动什么亲友：只有他同我，还有牧师，录事在场。我们从教堂回家之后，我走入厨房，看见玛理正在弄饭，约翰磨擦刀叉，我说道：“玛理我今早嫁与洛赤特。”玛理夫妇两个都是同样的冷落人，听了什么新奇事，都不曾觉得惊怪的。玛理听了我这句话，抬头，瞪眼看我：她手上原拿了一把杓，大约有三分钟不动；约翰大约也停了三分钟不磨刀，玛理随即低头弄菜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嫁了他么？”过了一回，她又说道：“我看见你同主人同出门去，我却不晓得你们是进教堂行结婚礼。”说完了，又低头弄菜。我掉过脸来看看约翰，约翰却是笑。

他说道：“我告诉过玛理，我晓得爱德华要作什么；我又晓

得他不能久等的：他办得很好。小姐，我向你贺喜。”

我说道：“约翰，我谢谢你。洛赤特吩咐我把这个给你们。”我就把一张五镑的钞票，放在他手里。我就不等他们说什么话，我走出厨房。过后我从厨房走过，我听见有声音说道：“主人与其娶阔小姐不如娶她的好。她的面貌虽然不美，性情却是很好的；在主人看过去，当她是极美貌的，无论什么人，都可以看得出来的。”

我随后寄信到莫迹郝，寄信到剑桥，把结婚的事告诉她们，又把我的用意解说给她们听。狄阿纳，玛理都很以为然，狄阿纳还说，等我过了蜜月之后，她来探望我。

我读信给洛赤特听，他说道：“简，你写信告诉她，不要等蜜月过后，她若是要等到那个时候，是太迟了，因为我们从此以后，天天都是蜜月，要等到你死或我死之后，才算是把蜜月过完。”

圣约翰得了我的信之后，是怎么样，我却不晓得；因为他并不回我的信：过了六个月之后，他却有信给我，信里并未提及洛赤特，也不提及我们结婚的事。他信里的话，是很镇静。随后他却按期有信给我，来信虽然不多，说的都是盼望我欢乐，不要只记得这个世界上的事，忘了上帝的话。

读者并未忘记阿狄拉么？我不久就同洛赤特说，走到学校去看阿狄拉。她看见我，是欢喜到同发狂一样。她脸色发白，又瘦了好些：她告诉我在学校里不欢乐。我打听出来，校规太严，功课太多，我把她带回家。我的意思还要当她的保姆，自己教她；不久，我才晓得办不到，因为我所有的时候，要照应我的丈

夫。随后我找着一处稍近的学校，校章松些的，常常我可以去看她，带她回家。我又留心，诸事都供应她好了的，使他舒服；不久她就习惯了，很欢乐的，学问很有进步。她稍为长大些，我就全用英国法子教她，补救所受的法国教育缺点；后来她离了学校，她变了一个很令人欢喜的人，很肯帮忙的一个好同伴，她又变了很听话，性情和平，很有道德的女孩子。她感谢我们夫妇两人的好意，很照应我们，足可以报答我们的好意了。

我这篇故事快说完了：我要说几句嫁后的阅历，单简说说书中所常说的各人的命运。

现时嫁了有十年，我晓得一条心的同我所最恋爱的人同过日子的乐处。我自己以为我是很享受人间的欢乐，我所受的欢乐，是笔黑所不能形容的。

我向不觉得丝毫有厌倦我丈夫的意思：我的丈夫也不觉得丝毫有厌倦我的意思，故此我们夫妇，是常在一起。很有独自一个人那样的自由，很有两人形影不离的快乐。我们是终天的对谈，我们谈话，就是有声响的思想。我是完全的信服他，他也完全的信服我；他们是无一不相投契的，——故此我们是无一事不是一致的。

我们结婚后两年，他是两眼全看不见，也许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是终日都是很亲近近，是形影不离的！因为我是他眼睛，我是他的右手。他是用我的眼睛，看天然的风光，用我的眼睛读书。我告诉他天色怎么样，风景怎么样，是向来不会厌倦的。我读书给他听，他要我领他到什么地方，我就领他到什么地方。他要我替他作什么，我就作什么，我都是不厌倦的。我替他作

这许多事，我反觉得快乐，因为我替他作事，并无一点觉得屈辱。他爱我我是真爱，并不觉得他不应该叫我替他作事，我晓得我是极爱他，我是甘心情愿的替他作事。

我们结婚之后到了两年，有一天，他一面嘴里说，我一面替他写信，他走过来低着头说道：“简，你的颈脖上有一个什么发亮的东西？”

我挂了一挂表链，我答道：“有的。”

他又问道：“你身上穿的是浅蓝色么？”

我原是穿了浅蓝色的套服。他告诉我说过“近日我觉得有一只眼睛的障碍，好像是稍轻好多；我现在很相信的确是稍轻的。”

我于是同他往伦敦，请教一位眼科专家；居然那一只眼治好了，盲而复明。现时他还是不能看得十分清楚：不能多看书，不能多写字；但是他自己能够走路，不必人领，抬头能够看见天，低头能够看见地了。我头胎生下一个儿子，他抱在手上，能够看见这孩子的眼睛，是他的眼睛，——黑，大，有光。他得了这个儿子，又是满腔的热诚感谢上帝，于惩罚之中，仍示矜怜。

爱德华同我是极欢乐的，又因为我们所最爱的人也欢乐，故此我们更觉得欢乐。狄阿纳同玛理，都出嫁了；每年轮流，她们来探望我们一次，我们也每年探望她们一位教士。是她兄弟的同学；这个人有学问，有道德，他们二个人相配得很好。他们这两对夫妇，都是很相得相爱的。

圣约翰是离开英国，到了印度。他是自己定的前程，至今仍然是照看他的原意作他的事。他还是毅然决然，不避劳苦，

不避危险的作事。他用尽精神才力，替土人作事，他开辟许多道路，使土人有进步。他诚然是严峻，诚然是苛刻，但是他全是大伟人的举动，他的苛刻是圣徒的苛刻，只知有上帝。

圣约翰还是未娶亲：他是永远不娶亲的了。他受尽辛苦了；他没有多少时候受辛苦的了。我读他最后给我的信，我禁不住眼中流泪，但是我的心里，却替他欢喜；他预知他快受天赐了。我晓得将来有个我不认得的人，写信告诉我，上帝把这个好人，这个诚实的仆人，喊回去了。对于这件事，何必滴泪呢？圣约翰临死的时候，是绝不会怕死的：临死的时候，他的心还是很清楚的；什么都不怕的；有希望到底；相信到底的他信里的话就是凭据。他的信说道：“我的主，已经预先警告我的了。上帝天天都是很清楚的说道：‘我一定来得很快！’我是时时刻刻的答道：‘主耶稣，来呀！’”

呼啸山庄

第一章

1801年——

我刚从我的业主家作客回来。这位孤苦伶仃的邻居，今后我和他可有一番交道好打啦。这还算不得一个美丽的山乡吗！^① 我不信在整个英国境内我还能挑中一个地方，像这里完全跟熙熙攘攘的社会隔绝开来。好一个厌世者的天堂哪！希克厉先生跟我俩正好是相称的一对儿，平分这一片凄凉景色。少见难寻的汉子哪！他可曾想到我心里对他涌起的热乎乎的感情——当我骑马上前，看到他眉毛底下，那双乌黑的眼珠只是猜忌地往里缩；等到我通姓报名时，他的手指更显示出跟人打交道的主意，越发往背心袋里插得紧。

“希克厉先生？”我问道。

^① 译者按：原文“This is certainly a beautiful country!”语调重点应在第三字上。说是“certainly”，当然，其实只是 assumedly（想当然）。说话人根据自己的癖好，故意把“荒凉”说成“美丽”，译作“这还算不得一个美丽的山乡吗！”读者比较易于体会语气中的别扭劲儿。

点一下头，就算回答你啦。

“我是洛克乌——你的新租户，先生。我一到此地，就赶紧抽工夫来拜访您，为的是想表达我的心意：我这样再三请求，一定要把画眉田庄租下来，不至于叫你有什么为难吧。昨天我听说你打算——”

“画眉田庄是我的产业，先生，”他慌忙打断了我的话，说道。“只要我办得到，我决不容许别人来妨碍我。进来！”

这一声“进来！”是咬牙切齿、带着“去你妈的！”这一种口气说出来的。就是他所挨着的那个栅栏，也并没对他这句话作出什么响应和动静。我只怕正是这种光景叫我决定接受这个邀请。这个人物引起了我的兴趣，——看来他比我都矜持得厉害呢。

等到他看见我的马儿的胸膛快撞到了栅栏，倒也伸出手去打开链子，很不乐意地把我领上甬道。我们一走进院子，他就喊着：

“约瑟夫，来把洛克乌先生的马儿拉去，再拿些酒来！”

“这一家的大小仆役只怕尽在于此了吧，”我听了这双管齐下的命令，暗中想道。“难怪石板缝里长了青草，树篱只有靠牛羊来‘修剪’了。”

约瑟夫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——不，是个老头儿了，也许已经很老了吧，虽然还很健壮结实。他从我手里接过马儿的时候，在喉咙里恨声怨气地咕噜着：“老天爷照应吧！”说着，还那么鼓鼓地盯了我一眼，叫我好奇地猜想：他该是需要老天爷来帮助他消化消化他肚子里那一顿中饭吧，这声虔诚的呼呀跟我

这个不速之客没有多大关系。

“呼啸山庄”就是希克厉先生的住宅名称。“呼啸”在当地是个有特殊意义的词儿，形容在大自然逞威的日子里，这座山庄所承受的风啸雨吼。可不是，住在这儿，一年到头，会有清新凉爽的气流吧。只要看一看宅子尽头的那几株衰败萎缩、倾斜厉害的枞树，那一排瘦削的都向一边倒的荆棘，也许你就能捉摸出从山边刮来的那一股北风的猛劲儿了。多亏当初造屋时，高明的建筑师，把它盖得特别结实——狭窄的窗子深深嵌在墙壁内，两边墙角用凸出的大石块保护着。

在跨进门槛之前，我停步瞻仰一下布满在住宅正面、尤其在大门周围的那许多古里古怪的石刻。在大门上首，那密密麻麻、剥落碎裂了的三不象怪兽和赤身露体的小天使中间，我辨认出了1500这个年份，和“哈里顿·欧肖”这个姓名。我本想抒发几句感想，还想向这位板着面孔的业主请教一下住宅的简史，可是看他站在门口的那种神态，却分明要我马上进去，要不，就干脆回头走；我可不想还没登堂入室，就把主人给惹恼了，叫他越发反感了。

一跨步，就把我们带进了卧室，根本不必经过什么外间或是穿堂。这里的人多半把这间屋子称做“正屋”，它通过连厨房带客堂都包括在内。不过我相信在呼啸山庄，那厨房必定是被挤到另一个区域去了——至少，我听出来里边有说话的声音，有瓶罐相碰的声音；而在大壁炉四周，我看不出有烤炙、炖炖的迹象，也看不见墙上有铜锅和锡滤器等闪光的物品。光彩、热量，倒是从屋子的另一边反射过来，十分热闹；原来那里有一个

橡木大碗橱，陈列着一排排的白净盆子，中间还杂放着银壶、银杯，一直堆到屋顶。这碗橱从来不曾敞开过，它全部的结构让人一览无遗。在壁炉上面，是几支笨劣的旧枪和一对马枪，还有三个油漆鲜艳的茶叶罐，一齐放在壁架上，算是装饰品。地板是光滑的白石铺砌的，椅子涂了绿漆，是简陋的高背椅；有一两只笨重的黑椅子放在阴暗角落。在碗橱底下的圆拱里，躺着一只巨大的酱色的母猎狗，一窝尖叫的狗崽子围绕在它身边；此外，还有别的狗在其他地方安身。

像这样的屋子和陈设原本也没有特别的地方——假使主人是一个普通的北方庄稼汉，长着一张倔强的脸儿、一双粗壮的腿（如果穿着短裤和打上绑腿，那双腿更出色）。只要你选择是正好吃过了饭的那段时间，在这山区周围五六英里内，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类人物，坐在交椅里，一大杯浮着泡沫的麦酒放在他面前的圆桌上。

可是希克厉先生跟他的居室和生活方式，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对比。从外表来说，他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吉卜赛人；从服装、举止来说，又像一位绅士——那是说，就像是那许多乡间地主那样的绅士，也许很可以说是衣冠不整，但并不令人看不顺眼，因为他身材挺直、很有样儿。他的脸是阴沉的；难免有人会猜想，他多少带点缺乏教养的傲慢。

我可理解他，跟他有一种感情上的共鸣，认为完全不是这回事。我凭着本能，知道他这种矜持，是出于厌恶别人的卖弄感情，厌恶人们彼此之间表示的那种亲热劲儿。他爱，他恨，全部搁在他的心里；他认为表面上要让人家爱他、恨他，那就分明